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第一章

带翅膀的怪物降落在苏区的河滩上。徐向前说：“就叫‘列宁’号吧！”蒋介石怒斥何应钦。龙文光勇炸黄安城，两发炸弹击退万余敌兵。

一、天上落下“怪物”，红军航空局诞生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诞生了。从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有了一支正规的空中力量。

可是，人民空军诞生之前，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中，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战斗机和飞行员，也出现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空战，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伟大功勋，同样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在那个难苦的年月里，红色政权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制造飞机，可是就像《游击队员之歌》里唱得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飞机也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得，并且将敌人培养的飞行员，教育成为英雄的红军战士。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出的奇迹。

1930年2月28日，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南部的宣化店陈家河。

冬末的太阳，颤悠悠地爬上四明山的顶巅，山腰间团团蒸腾的雾瘴正在悄悄地消散。山下的仔猪河扭动着解冻的身躯，携着串串细小的浪珠，向远方的湘汶河涌去。

突然，天空传来一阵打雷般的轰鸣声。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声音？”正在山头放哨的赤卫队员握紧手中的鸟枪，抬头仰望天空。

随着轰鸣声由远到近，一团阴影掠过山顶，像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在山谷中盘旋着。一圈，两圈……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低，它像一个大怪物，在身子的两边分别伸出上下两个大翅膀，屁股上翘起个大尾巴。

这个大怪物径自朝村外的河滩上起来。监视它的赤卫队员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听见轰“呜！呜！”赤卫队员连忙吹起了号角。

村中的赤卫队员们听到号角声，举着锄头、长矛、鸟枪，纷纷冲到河滩上，包围了这个大怪物。

位于陈家河西姚畈的反动民团也看到了从他们头上掠过跌落在河滩上的怪物。他们看到了怪物屁股上画着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记。团总武盛才惊呼：“弟兄们，那是国军的飞机啊！国军的飞机掉下来了！”他一蹦三跳地冲到屋外，狂呼：“快！快跟我去救国军的飞机！”这伙身着长袍、头戴礼帽、举着“汉阳造”的民团，嗷嗷喊叫着朝着停在河滩上的飞机扑来。

冲到飞机跟前，他们遭到了赤卫队员们的反击。“呼呼”、“嘭嘭”，双方互不相让，在河滩上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

赤卫队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沉着迎战，打得民团鬼哭狼嚎。民团渐渐吃不住劲了，咒骂着扔下几具尸体落荒而逃。

赤卫队员们又赶紧将趴在河滩上的怪物围了起来。

突然，怪物脑袋上打开一扇门，一个头戴皮帽子、大风镜的人，举着双手，哆哆嗦嗦地走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喊道：“各位父老乡亲，不要伤害我，我是飞行员，不要伤害我！”“飞行员？什么叫飞行员？”“赤卫队员们面面相觑……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空中怪物”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部队和陈家河苏维埃乡政府：不但要保护好“空中怪物”和飞行员，而且要立即将空中怪物命令下达后，可忙坏了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们。他们从红军中找到了两位在国民党旧军队中当过炮兵、后来被红军俘虏的战士，让他们当“专家”，然后一起商量如何把这个大家伙运走。

这两位“专家”不负众望，把飞机的每个部分标上数码，画成草图，又指挥大家把这“空中怪物”大卸八块。然后用马车装、用人抬，翻山越岭、披星戴月，4000多人忙碌了半个月，终于把怪物运送到了新集。

被俘的飞行员也被带到了新集。

鄂豫皖军委负责人徐向前命令，把飞行员带到指挥部。

当飞行员被押到指挥部院门口，他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时，心猛然颤栗起来。

“完了！这是最后的时候了，审讯完我以后，这些‘共产共妻’的红军，是不会给我留下一个完整尸首的……”他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指挥部，心里“咚咚”打着鼓。

“坐下吧。”一个小红军战士指着一把小竹椅对他说，还给他端来了一碗冒着热气的茶水，然后走了出去，只留下飞行员一人在屋里。

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敢坐，也不敢喝手里的这碗茶水。

门开了，他看到有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和蔼地说：“叫什么名字啊？”他没有抬头，喃喃地说：“龙文光。”“在哪个部队当兵啊？”“国民党军政部航空处第4队当飞行员。”“怎么飞到苏区来了呢？”“我从汉口到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时因遇大雾迷失方向，油料耗尽了只能迫降在这……”龙文光小声地回答。

“不要紧张嘛。”那人提起水壶，给龙文光续了点水，轻轻把他按坐在竹椅上。

这时，龙文光抬头望了一眼这位问话人。他瘦瘦的高高的个子，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清瘦的面孔上长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向前，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话你可以尽情说。”他仍然和蔼地说。

“啊！”龙文光霍地从竹椅上站了起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他首级的徐向前！原来是这么起普通的人，这么慈祥，这么和蔼，这么平易近人。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和谐的一幕，但又无法否认这个事实。

“那我们就算是认识了。”徐向前轻轻地拍了拍龙文光的肩膀，同他交谈起来……一次，两次……徐向前多次接见他，说服他，教育他。

最终，他选择了红色。他决定起暗投明，参加红军。

他找来了帮手，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的那枚国民党的徽章不见了，他还在机翼下用红色油漆精心描绘上两颗鲜红的五角星。

3天后，徐向前在认真察看了修复后的飞机后，高兴地说：“龙文光同

志，祝贺你和你的飞机走向光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你被任命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航空局局长。”“谢谢！我一定要为红色政权尽心效力！”龙文光十分激动地说：“请您给这架飞机起个新名字吧。”徐向前围着飞机走了一圈，然后站定，笑着对龙文光说：“我看，就把我们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叫‘列宁’号吧！”为了使“列宁”号早日飞上蓝天，航空局在新集北侧修建了一个占地100多亩的大机场。同时，想方设法从敌占区搞来许多汽油，积极准备试航。

7月10日，新集机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要在这里起飞，展翅蓝天了。上午8时整，徐向前陪同龙文光和红四军政委陈昌浩来到了机场。

“报告，试飞准备一切就绪，请指示。”“我看可以试飞了。注意安全。”徐向前下达了命令。

龙文光和陈昌浩在众人簇拥下登上了飞机。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列宁”号在跑道上急速地滑行，抬头，冲上了天空，地面上的军民一片欢腾。

9月8日，“列宁”号再次起飞，抵达华中重镇武汉市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并散发传单。这一举动，使武汉三镇的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迫使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实行灯火管制，唯恐成为红军飞机进攻的目标。就连武汉的《论坛报》也不得不惊呼：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连续强扰潢川、固始、光山、汉口等地，现有关军方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二、蒋介石难咽心头怨气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府邸。

蒋介石身着一身笔挺的墨绿色哔叽军常服，仰坐在竹沙发上，墙角的落地风扇轻轻地吹拂着，给焦躁的蒋总司令送来阵阵凉风。

侍卫官走到蒋介石身旁，低声报告：“主席，军政部长何应钦到。”“嗯。”蒋介石紧闭的双眼没有睁开，只是从鼻孔里答应了一声。

侍卫官退出去，把何应钦引到屋内后，关上房门。

何应钦看着沙发上的蒋介石，立正报告：“报告主席，军政部长何应钦应召前来受训！”蒋介石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走到何应钦身边，把手里的呈文簿递给他。

何应钦赶紧双手将呈文簿接过来，只见一份电报上写道：“汉口第4侦察机大队龙文光，驾机投降共匪后，近日频繁出没于国军统领区，行侦察之职任，我军将士对其‘列宁’号既恨又惧，应早日除之为盼……”看着呈文，何应钦脸上的汗淌了下来。

蒋介石嘴角微撇，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主席，龙文光失踪后，我接到的报告是他早已摔死，谁知他……他投降了共军……”何应钦结结巴巴地说。何应钦此时，刚当上军政部长一个月，这件事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个龙文光是什么人？”蒋介石缓缓地坐下。

“主席，龙文光的原籍是四川重庆人，毕业于广东航校，后来赴苏联深造，1928年回国，在讨伐桂系之战中立下了战功，而后调入军政部航空第4大队。”“不争气啊！”蒋介石长吁一口气，仰靠在沙发上。

此时蒋介石心绪沉重，他想起1929年为了扩充空军，他指示军政

部订购了17架美国“海盗”O2—U4型侦察机，配备于航空处，后来在南京政府与西北派系冯阎的中原大战中，第4航空大队参加作战，立下战功，蒋介石本人也曾乘坐过这种飞机作敌前观察。可现在，他辛辛苦苦扶持起来的空中骄子却成了共军的空军力量，真让人品恼啊！

何应钦垂手肃立，连大片也不敢喘一下。

蒋介石想起，当这批侦察机从美国到达南京机场时，他十分兴奋，当即携宋美龄观看美国一个飞行中队进行的飞行表演。身着旗袍的“第一夫人”在飞行表演前亲切地接见了美国飞行员，并把一朵朵红花戴在了这群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胸前。

3架“海盗”飞机像3只轻巧的燕子，爬升，盘旋，俯冲，3个美国飞行员使出浑身解数……惊人的特技飞行，把蒋介石和“第一夫人”看呆了。

回到官邸，蒋介石立即挥笔签署了订购美国飞机的命令，决定“再购25架！”此时，蒋介石又想起年初在汉口机场视察时，他指着那架价值10万美钞的“海盗”飞机，问身边的年轻飞行员：“这个飞机性能怎样啊？”“报告总司令，”飞行员立正向蒋介石报告：“这架飞机的性能很好，它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37公里，飞行高度可达6250米，可以携带炸弹100公斤，还配备两挺7.62毫米的机枪。”“好！好！”蒋介石十分高兴。

“报告总司令，现在汉口机场这种飞机已有17架，飞行员们正加紧训练，以备战事。”蒋介石看了看站在面前的一排整齐的飞行员队伍，清了清嗓音，然后用他那短促亢昂、令人难已听懂的奉化口音开始训话：“惟今后军事任务仍甚艰巨，望我空军将士共体时艰，继续忠勇杀敌，为党国立功！”机场训导长，一个矮矮的空军上校立正敬礼说：“请总司令放心，我全体官兵一定不负总司令厚望，全力以赴，严格训练，以图精诚报国！”望着这一架架崭新的战鹰和一个个英姿勃发的飞行员，蒋介石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了汉口机场。

越想越气恼的蒋介石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到何应钦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尖：“你是军政部长，敬之，在其位要谋其政，对龙文光的事要负责的！”何应钦连声说道：“是，是。”蒋介石解开衣服领口处的钮扣，继续说道：“龙文光的所为，给我们党国军队抹黑，你打算怎么办？”何应钦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他心里十分明白，自己作为蒋主席的一名亲信，被委任军政部长的美差，原以为可以名利双收，谁知上任不久，就碰到了龙文光驾机投诚了共产党这件事，惹的蒋主席发火，看来军政部长这个差事不太好干啊。

“主席，龙文光投敌之后，我已令航委商议了办法，因未有实绩，还未敢呈递主席。”何应钦靠近蒋介石报告说。

蒋介石站起来，背着手踱到窗前，沉思了一会，回过身来说：“我不是想对你发火，而是有人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

你回去后，要把这件事办好，不要再让我为这事找你。”何应钦立即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回头再向您禀报。”蒋介石不再说话，走到桌前，拿起一份呈文，看了起来。

何应钦见状，赶忙说：“主席，我回去了。”蒋介石继续看呈文。

何应钦慢慢退了出去。侍卫官过来，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交给了他。

南京城洪武路1号，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

事关重大，不敢马虎。何应钦亲自出席了国民党航委会特别会议。

“各位同僚，蒋主席的手谕我已向大家转达了，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将龙文光这个心头之患除掉，以保我党国的宏图大业不受污侵。各位回去后，务将共军‘列宁’号的航程规律摸清，以图毁之而保我空军名望。”汉口机场，一架涂着青天白日徽章的飞机腾空而起。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机场航务主任接起电话。

“什么，共军‘列宁’号出动了，好，好，我们马上升空。”机场上，警报声骤响。

两架战机升空，向西南方向飞驶而去。

国民党军政处第4航空大队副大队长赵长义驾驶飞机，在高空搜索。

“04号，04号，发现目标没有？”地面塔台航务主任的声音从耳机中传出。

“04号报告塔台，没有发现目标，没有发现目标。”赵长义回答。

此刻，赵长义的心绪不太宁静，他刚接到命令，升空攻击共军“列宁”号飞机，而驾驶“列宁”号的正是他以前的好友龙文光。

想起龙文光，他满心感激之情。当年在苏联，他与龙文光是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参军，一起到苏联，一起入航校。赵长义文化程度低，龙文光就手把手教他那枯燥高深的数理化，帮他熟悉那眼花缭乱的飞机仪起仪表，处处体贴照顾他。

从此，他们成了十分知心的好朋友。

后来，他听说龙文光驾机出事了。航空处的官员讲，龙文光让共军杀了头。为此，第4航空大队还为龙文光举行了祭奠仪式。可时隔不久，他便得知，龙文光现在已是共产党苏区的航空局长了。

想到此，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副驾驶员报告：“大队长，前方发现目标！”凭着赵长义的直觉和经验，他知道遇到龙文光了。他没有想到能碰到龙文光，更没有想到，过去的好友今天会是对手。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到了一起。

他猛地一推操纵杆，飞机昂头向高空爬去。

“大队长，你……！”副驾驶员看了他一眼。

赵长义知道，塔台能听到他和副驾驶员的说话声音。

但是他还是说：“你看错了，那是飞鸟，不是我们的目标！”副驾驶员会心地看了大队长一眼，不再吭声了。

赵长义呼叫塔台：“川江，川江，我是04，没有发现目标，04号请求返航！”过了一会儿，塔台命令：“返航！”赵长义此时望了望远处的黑点，猛地掉转机头，向机场返航。

三、轰炸黄安，“列宁”号首立奇功

1930年10月，红军发动了黄安战役。

黄安城下，红军指战员围攻黄安已有一个多月了。

黄安城内，驻守着敌69师的1万多军队。

敌69师师部侧厅。

师长赵冠英横卧在楠木镶银的大罗汉床上，捧着一杆烟枪正在吞云吐雾，他那肥胖的身子几乎占满了整个大床。如花似玉的三姨太侧卧在他的对面，为他点烟泡。

值班副官轻轻敲门，“报告师长，各团团长都到了，请您去开会。”赵冠英从床上爬起来，三姨太侍候他穿上军服。在副官的簇拥下，他来到了作战室。

瘦瘦的师参谋长刘仲年看了一眼在座的各位团长，说：“刚才，师座已向各位训话，部署了各团的作战方案。总的来说，我们此番只要守住黄安城就是胜家。共军虽已围城月余，可区区几杆土枪，能奈我何。”他举起木杆，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目前，东面有新32师的张师长，南面有保安8旅的夏旅长正率部向我方增援，指日可达黄安。那时，共军就会不击自退。”赵冠英挺直了他那坐在太师椅上的胖身子说：“因此，各位弟兄还当奋力守城，不得有半点差错。我估计，再有几天，穷鬼们就得退兵了。他们那土枪土炮，还想打开我黄安城，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哈哈！”防卫一团的候团长站起来说：“师座，兄弟们为您卖命，共军退兵以后，您可得好好地慰劳慰劳弟兄们啊！”“那是，那是。”赵冠英捋了捋袖子，拿出一支香烟塞到嘴里，副官赶紧为他点燃了烟。赵冠英使劲抽了一口，喷出一股浓烟，接着说：“只要共军退了兵，我一定摆上三天大酒席，让你们这些小子全喝得钻桌子底，每人再赏500大洋，官升两级。”“还有呢？”夏团长追问道。

“还有？噢，放你们三天假，你们去找娘们，我什么也不知道。哈哈……”赵冠英突然止住了笑声。“可要是谁把共军放进城来，我就要了他的命！”“报告！”副官走进作战室，“共军又开始攻城了！”赵冠英“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散会！都赶紧去守城！”各团团长赶紧离座，匆匆向自己的防区跑去。

城外，红军指战员在土炮的掩护下，又在城墙上架起了云梯。

红军战士爬上云梯，向城墙上冲去。可刚爬到一半，就被城墙上敌人的枪弹打了下来。

如此往复三次，红军团长张卫斌下令：“撤退！”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新集。

张卫斌团长向徐向前汇报了对黄安久攻不下，战士们十分焦躁的情况。

徐向前同志心急如焚，他心中十分清楚，敌人的援兵再有三天就来到黄安了。而我军已攻城一个月了，战士们的士气锐气大减，如不再酝酿出好的作战方案，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

正在这时，卫兵进来报告：“龙文光局长前来汇报工作。”徐向前闻言眼睛一亮，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飞机呢？既然“列宁”号可以用来侦察撒传单，为什么不能利用品来轰炸敌人呢？“请龙局长进来！”徐向前对卫兵说。

龙文光进屋后，徐向前请他坐下，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他面前。

“龙局长，我们商量一下攻打黄安的事。”徐向前说：“我有了个想法，不知行不行？咱们的‘列宁’号能带炸弹轰炸吗？”“可以，这是美国人设计的一种水上侦察机，后来改为陆机型提供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它既是侦察机，也可以携带小型炸弹作为轰炸机使用。咱们的‘列宁’号可以携带100公斤炸弹呢！”龙文光详细地介绍“列宁”号的特性。

“那太好了嘛！”徐向前高兴地来回走着，突然站到龙文光面前。

此刻，张卫斌也看出了徐向前的用意，高兴得直想蹦高。

徐向前问龙文光：“炸弹怎么带呢？”“原先在这飞机翼下有挂弹架，可去年我从汉口机场起飞时是执行通信联络任务，所以挂弹架就卸下来了。”龙文光苦着脸说。

“还有什么办法吗？”徐向前问。

“有！”龙文光说：“我可以请兵工厂的同志们做出来。”“好！”咱们就这样决定，抓紧准备，轰炸黄安城！”徐向前的拳头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茶杯跳了起来。

深夜，龙文光的住所彻夜未熄灯光，他突击了一夜，画出了挂弹架的图纸。

第二天，在兵工厂里，龙文光指导着工人们，在天黑前，制造出了两个挂弹架。

工人们和龙文光很快将两个挂弹架安装在“列宁”号的机翼下，每个挂弹架上都挂上了一枚重磅炸弹。

1月10日早晨，刚刚下过一场小雪，天又转晴。龙文光拎着飞行图兴冲冲地来到机场，因为今天他要驾驶着“列宁”号专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他瞧见机翼下挂着那两枚120磅的重型炸弹时，嘴角掠过一丝快慰的微笑。

上午9点钟，“列宁”号挂弹起飞，向黄安方向飞去。

银装素裹的叠叠山岭和炊烟袅袅的村庄，在宽大的机翼下飞掠而过，它们是那样的渺小，消失得又是那么匆忙。龙文光手握操纵杆，向前倾身凝眸远眺地搜寻着……他回想起1928年在蒋桂之战时，也曾驾机搜寻过桂系军阀的指挥所。当他把搜查敌指挥所的座标图交给炮兵后，敌人指挥所在炮击声中升上天空，他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

可那时是作为一名炮灰，替军阀卖命。而今天，他是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去消灭敌人。

一个灰蒙蒙的轮廓渐渐在山谷中显露出来。龙文光为之一振，“啊！黄安找到了！”他一拉操纵杆，马上降低高度，向地面上那错落不齐的黄安城扑了过去。

飞机来到黄安城上空，他仔细观察。围着城墙有一条弯曲的黄黄的线。他断定：那是敌人的堑壕！

他再细细地看去。

只见敌人的堑壕里跃出无数个穿黄军装的人，只见他们举着枪，摇晃着帽子向“列宁”号跑着，喊着。

龙文光知道，黄安县已被红军围困月余，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看见我驾驶的“列宁”号，一定是认为武汉方面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粮食呢！看来敌人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他笑了，笑得十分开心。他又一次把飞机降得很低、很低，几乎是在房脊上飞，他这是在寻找理想的轰炸目标。

黄安城内，守敌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副官高兴地跑进作战室，高喊道：“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敌参谋长欣喜地说：“太好了，来的真是时候，可解了我们的围了。”赵冠英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奶奶的，怎么不早来，让老子作了这么大的难，这飞机要是早来，城外的穷鬼早吓跑了。给它打信号让它给我狠狠地炸那些穷鬼！”三姨太赶紧跑进卧室，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念叨：“救兵好歹来了，我们得救了，真是老天保佑啊！”赵冠英从椅子上爬起来，“走，看飞机去，看他到底是来送粮食的还是来炸共军的！”敌师部里的人都随赵冠英跑到大门外边。

龙文光驾机在天上盘旋。

突然，他发现了一所院子的房脊上有几根天线，他断定，这是敌人的指挥所。又看到从屋里跑出了好多穿黄呢军服的人，那一定是敌人的指挥官了。

“好！就是他了！”龙文光打定了主意。

“列宁”号在空中漂亮地划出一个大弧线，对着有天线的院子俯冲下去……赵冠英带着人跑出房屋，仰着脸冲着天上看，只见飞机越来越低。

参谋长越看越不对劲，怎么飞机尾部没有青天白日的徽章呢？那红的是什么，好像是闪闪的红星……机翼下面还有两个字，是什么字？看不清楚……看清了，是两个字，是……“列宁”！

“啊！不好，师座，这是共军的飞机！”参谋长大声喊了起来，可他的喊声被飞机的轰鸣声掩盖住了。

赵冠英还在纳闷，“这个飞机怎么光飞，不往下扔粮食呢，他奶奶的！”这时，大部分敌人已经看清楚飞机上的红星和“列宁”二字，顿时乱成一团。

龙文光乘势对准敌指挥部，连续扔下两枚炸弹……机身微微颤抖了一下，两枚炸弹飘然而坠。龙文光透过座舱玻璃向机翼下面的弹着点迅速瞧了一眼，只见两个桔黄色的亮点闪了一下，两股浓烟腾空而起……架有天线的房子坍塌了，在雪地上期盼着空投粮食的士兵们被眼前慑人魂魄的猛烈爆炸声吓晕了。当他们弄清楚眼前所发生的真相后，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抱头喊着，跑着，溃不成军，“是共军的飞机，它把咱们的指挥部给炸飞了……”守城的敌军打开城门，向着南面拼命地逃命。城外我红军将士乘胜追击，一鼓作品，歼灭了敌人。

城内敌人大乱，红军从四面冲进城去，攻克了黄安城，全歼守敌万余人，活捉了敌69师师长赵冠英。

三、63万大军扫荡一架飞机

1932年8月，酷热的南京如同火炉一般，蒋介石坐在总统府办公室的沙发上，全身上下一个劲地出汗，就连光光的脑袋上，也渗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过了一会儿，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电扇跟前，擦了一把汗。

蒋介石可谓心急如火啊！

两个月之前，他已经下令集中了63万大军，扫荡共产党的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此役除了要消灭共党的有生力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找到那架“列宁号”飞机，将其俘获。

两年之前，“列宁”号在黄安一战，名声大震，1万多敌军，被一架飞机吓得全军溃逃。

共军久攻一个多月，没有攻下来，借助于空中的力量却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实在不能算是什么空中力量，不过只是一架飞机，两颗炸弹。

蒋介石半天没有出声，他在想共军的一架飞机，何来这么大的威力？凭精锐之气，对人首先是一种威慑，使人闻其声而惧之。

就像是过去洋人用洋枪打中国人一样，洋枪容易让人害怕，所以一旦打起来，心理上先败了。

“黄安一战乃是败在心理上！”蒋介石自语道。由此看来万万不能让共军再有飞机，黄安一战共军也定是尝到了飞机的甜头。

还有一个叫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就区区这样一架飞机，共军竟成立

了航空局，可见其野心之大。两年多来，国军派出飞机几十架，欲在空中将“列宁”号击落，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特别是有消息说，一些共党的首脑人物，经常乘坐“列宁”号，出入各根据地，十分方便快捷。这种飞机蒋介石坐过多次，里面很宽敞，飞行起来也很平稳。他完全可以想象出共党首脑人物乘坐时的得意心情。

想到这里，蒋公又是一肚子气，牙根都痒痒了，他恨恨地出了一口长气。这时，门响了一下，一抬头看到陈诚走了进来。

陈诚面带喜色：“委座，可喜可贺呀！”“看来前方有消息了！”“昨天晚上，共匪的主力张国焘部已经逃出了他们的鄂豫皖根据地，据飞机侦察正向陕南川北一带逃窜。”蒋介石快步走到了地图跟前，仔细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说道：“好，好，将士用命，为国出力，要重奖的！不过那架飞机找到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消息说，可能是飞到陕南去了。”“是这样吗？叫何应钦来。”侍卫官马上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何应钦就匆匆赶来了。

“敬之，我叫你来是想问一下，空军那边，有没有共军飞机的消息？”何应钦进门的时候，还很紧张的，看到蒋介石面带喜色，说话不急，也就把心放下了。

“委座，您问的是不是那架‘列宁’号？”何应钦并不是明知故问，他是怕又有什么新的飞机跑到红军那边去了。

“就是那一架。”“我已经给空军下命令了，只要发现就立刻击落它。”“有情报说，它已经跑到陕南那边去了。”何应钦一惊，马上就镇静下来了：“不可能，空军一直是在严阵以待……再说了，再说了……”何应钦马上就想起来了，他指挥过国民党第一、二次对红军根据地的大“围剿”，那里也没有机场啊。

“委座，那里没有机场，我想共军的飞机不会到那里去的。”蒋介石这时也明白了，于是又转向陈诚：“辞修，我要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协同顾祝同，再集中50万兵力，对共匪乘胜追击一举打垮。”陈诚马上肃立：“请委座放心，我这一次一定要一举消灭共军主力。”“好，好，年底准备，明年初进兵如何？”“时不我待，我一定抓紧准备。”陈诚在蒋介石面前夸下了海口，可红军是那么好打的？蒋介石把红军的根据地当了他的练兵场，炮弹轰飞机炸，指挥官换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成了常败将军。红军连战连胜，一连歼灭了他3个师，尽管想起来就心疼，可是总算跑回了南京。这是后话。

何应钦看到陈诚受命已去，便对蒋介石说：“委座，目前我们空军的力量太差了，连东北军都有飞机300多架，我们太少了。”“不是又买了一些吗？”“是啊，买是买了一些，可是……可是……”“可是……什么……”何应钦有苦难言，只好改口说：“我们的飞机，主要是太旧了，目前国外又造出了不少的新机种。”“这个事情好办，还是叫孔院长去办吧。”一听又是叫孔祥熙去办，何应钦火不打一处来，忍了半天总算是忍住了。

国民党大员们都知道购买飞机可是一件美差，那是买飞机不是买米买面，一出手就是十多万，油水大得很啊。在抗战之前，向国外购买飞机的大权都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手里，航空委员会只是一个空架子，没职也没权。要买飞机了，只是写出报告送到中央信托局核准后，行政院再派人出国去买。这样航空委员会一些从国外学习多年回国的专家，却根本不能过问买飞机的事。

这件美差一般人也得不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孔祥熙的外甥女孔二小姐孔令俊，把这件事包揽了下来。孔二小姐虽是个女流之辈，可是仗着出身不一般，事事都想着出出风头。

行政院开始派了几个人到美国谈判购入30架“伏尔梯”式轰炸机，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轰炸机。价钱谈来谈去，美国人一口咬定少了10万美元坚决不卖。中国代表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这一次机会来了，孔二小姐亲自出马了。在宴会和舞会之间孔二小姐没有费多大劲，就谈成了，价格还是8万美元。

许多人大惑不解，虽说美国人有女士优先的习惯，但也不可能一下子便宜了这么多。

过了没多久飞机运回来了，中国机械人员先组装了3架，挂上炸弹之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只滑不飞。飞行员最后把油门开到了最大，飞机刚刚离地就掉了下来，只听“哗啦”一声，飞机便成了一堆废铁。

机械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发现发动机只有800马力，而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着发动机有1000马力。原因找到了，应该派人到美国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可是别人一听是孔二小姐出面办的这事，就没有一个人敢问了。

孔二小姐到底从中捞了多少美元，只有她自己知道，四大家族的丑恶，由此可见一斑。

飞机厂没有办法，只好把轰炸机改成了教练机，240万美元基本上买回了一堆废物。

但是，蒋介石对孔二小姐的行为视而不见，对龙文光却坚决不放过，别看红军只有一架飞机，蒋介石出了10万大洋，一定要抓到龙文光。

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收到了陈诚的报告，共军的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武汉被抓住了。

蒋介石喜上眉梢，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陈诚在报告里说，因中国航空缺少人才，有不少人给龙文光说情，希望能给他一条活命，用品所长。

蒋介石看到这里气得大骂起来：“娘希匹，他可以不究，我说话还有什么用呢？可杀不可留！”龙文光在武汉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他在人民革命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历史上，却英名永存。

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到了最艰苦的时期，面对60多万敌人的围剿，红军战士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在红军行军的行列里，有一只几百人的队伍，专门抬着那一架已经被卸开了的“列宁”号，爬山越岭地打游击，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红军战士接到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命令是徐向前副总指挥下达的，就地将飞机埋藏，不能让敌人发现。

许多红军战士抱着“列宁”号，默默地流下了热泪。

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敌人已经过了山梁，有一个营的红军正在阻击，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列宁”号，战斗打得特别激烈。

一切都太匆忙，一切都没有很好的准备，刚刚将土埋好，敌人已经冲上来了。红军撤出了苏区。

“列宁”号消失了，红军航空局解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航空梦，就成了回忆中的历史，它是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辉煌。

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来自新疆的密报，盛世才在新疆搞了一个航校，

是借助的苏俄之力，在航校中发现了共产党……真是晴天一个响雷，蒋介石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下决心要把盛世才拉过来，只是眼下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列宁”号在那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山梁上，静静地一躺就是20年。

20年风雨春秋，20年风云变幻，大别山的人民没有忘记它，当年的红军没有忘记它。

1951年9月，王树声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来到阔别30年的大别山慰问老区人民时，大别山区的人民又用锄头将“列宁”号从冰冷的山坳中挖了出来……当“列宁”号那锈斑的残体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沉默地摘下帽子，悲恸地低下了头……而今，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内的只剩下了——一块当年“列宁”号飞机的蒙布。

空军航空博物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复制了一架1：1的“列宁”号样机，以供后人瞻仰。

第二章

陈云借鸡下蛋，共产党人进了军阀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周恩来称赞陈云：“做了件大好事！”不速之客的到来，八路军有了大飞机。

一、陈云当机立断走出一妙棋

1937年，深秋的西域首府迪化。

迪化，原来是个水草丰美的草原，相传这里曾是王母娘娘洗浴更衣的地方。清朝政府派封疆大臣在这里垦荒建立城廓后，才逐渐使牧场变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蒙古语：乌鲁木齐，意思是“优美的牧场。”如今这里，是西北军阀盛世才的独立王国。

凉风徐徐，奶茶滚沸。家家户户窗前那墨绿而浓茂的葡萄架下，一串串低垂欲落的乳色马奶子葡萄，散发着阵阵醉人的馨香。整个迪化在瓜果梨桃的馨香中浸泡着。

陈云披着他那件皮领棉大衣，在河边轻轻地踱着，远处传来的那曲缠绵、悲亢的《苏武牧羊》，使他心如刀绞、哽噎发涩。

西路军不是当年忍辱负重的苏武！

陈云深知，党中央原计划是送西路军残部到苏联整休、学习的。在西路军还没进入新疆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曾给西路军工委发过这样的电报：“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段子浚、冯铨、李春田）在该地迎接你们。”谁料到时局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党中央鉴于国内“国共合作”的促成，便决定撤销西路军赴苏联整休、学习的计划，并指示陈云充分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为我党培养各方面的军事技术人才。

“向盛世才学什么呢？”陈云苦苦冥思着，琴声变得抑郁、沉缓。他对盛

世才是了如指掌的，盛世才不仅仅是个残忍、暴戾的军阀，而且还是个善于投机、奸诈的政客。

盛世才原来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科长，强烈的权力欲使他来到新疆。

不久，迪化发生政变，他便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决不会得到蒋委员长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他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天壤之别，正是由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了办事处，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也正是由于此，西路军才敢在盛世才的老巢中安营扎寨。

琴声嘎然而止，陈云眉头一皱，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眨动了一下，“不能在盛世才的军官学校上打点主意呢？‘借鸡下蛋’岂不是一举两得！”陈云变得兴奋起来。

原来，盛世才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迪化办了一个军官学校，这个学校专门训练坦克、装甲、火炮等特种兵。

为了扩建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他还在学校辅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养飞行和机务人员。这里不但有不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有大量的苏联专家执教。

第二天，新疆督办公署。

盛世才捋着八字胡，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陈云，说：“陈代表紧急要见我，有何贵干呢？”陈云看了看盛世才和坐在他旁边的苏联顾问华西里将军，然后把参加军官学校的想法提了出来，最后，陈云着重指出：“这是盛督办与我党共同合作抗日救国的一次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的一个新的创举！我想，盛督办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盛世才听后一怔，满脸的不高兴，捋了捋八字胡一言不发地瞧着身材高大的华西里将军。华西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好，好，共产党是抗日，国民党是抗日，国共合作，是一家人啊！”盛世才看华西里答应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可他还有他的小算盘，西路军参加军官学校的学习，他可以借此机会多向苏联人要些武器装备。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本人飞机不多，请苏联方面再提供一些援助，用于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二是你们共产党的飞行员、机械员毕业后，不能一走了之，要帮助我把航空队的军威树立起来才能走。”陈云和华西里同意了盛世才的这两个条件。

一个月过去了，陈云在西路军挑选了25名年纪轻、身体好又有一定文化的共产党员准备进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学习。

事先，陈云调查了解了盛世才航空学校的状况。这个航空学校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曾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和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大都是苏联空军军官。眼下第二期飞行训练班和第一期机械训练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三期飞行训练班和第二期机械训练班开学前，把我们的人挤进去。否则，盛世才又有推脱的借口了。但陈云又考虑到这是我党将要筹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思忖再三，他考虑还是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后再决定。

1937年11月27日，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飞抵延安。飞机一降落，他立即匆匆赶到城关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

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是我们红军的大好事，这件事由你负责，这是关系到我们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要尽可能做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人选。”不久，党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想法，并决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赴迪化学习航空。

红色的航空梦，栖息在贫瘠而发烫的黄土高原。纤薄的草鞋、光秃秃的马背，曾驮着一个炽热的信仰，艰难地跋涉了二万五千里。而今，这炽热的信仰又将被锃亮的双翼高高地擎举上蓝天。

古朴的窑洞里，人群川流不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举世罕见的飞行员身体检查正在紧张地进行。

远涉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充当了这次飞行员身体检查的军医主任。

测身高、测视力、测听力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在测试项目中，还有一项十分奇怪地测试，名曰：测平衡机能。主考官让被测试者在原地不停地转着圈，一圈，两圈……主考官大喝一声：“立定！”然后让被测试者迅速指出东、西、南、北的准确方向。主考官还要问，“是头疼，还是头晕？”简陋又原始的医疗手段，检阅着一代雄鹰的健美体魄！唯一先进的医疗器械，是在马海德胸前晃动的一把由于电镀脱落而露出斑斑铜色的听诊器。

在喧闹、纷杂的人群中，一个身材瘦高的人一会儿到这边看看，一会儿又到那边看看，他翻了翻体检表，看了看文化程度一栏中，大都是“初中毕业”字样，高兴地笑了。这位清瘦的双颊上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的人就是陈云，他十分清楚，盛世才要求参加飞行训练班的学员必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否则无缘问鼎。

他微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

突然，他问站在一边准备接受身体检查的夏伯勋：“你是哪个部队的？”夏伯勋把胸脯一挺，立正报告：“报告首长，我是红二方面军的。”“你呢？”陈云用手指了指站在夏伯勋身边的李奎问道。

“我是红25军的。”李奎立正大声回答。

陈云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太好了，你们当中有四方面军的，有二方面军的，还有红25军的，我们就是要选各方面的代表去学航空。”这时，他问站在他面前的方槐：“你对学航空技术有什么想法？”“我担心文化低，学不好。”方槐有些紧张。

陈云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声调变得严肃有力：“你读过书，当过青年部长，还能写工作总结，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党在困难的时候办了这么多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你们，希望你们掌握现代化的技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去你们是放牛娃，穷孩子，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治工作，可通过学习现在都会了。所以你们对学习航空技术要有信心！”窑洞里静悄悄的，大家都看着陈云。

陈云双手叉腰，接着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员，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几天后，方槐、李奎、方华等19人，兴冲冲地来到陈云居住的窑洞。他们是来辞行的，陈云勉励他们战胜困难，一定要把航空技术学到手，要像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一样，为新中国的航空梦卧薪尝胆，悬梁刺股。

1938年1月，方槐等19人在呼啸的西北风中登上美式大卡车，向古城延安挥泪告别。

二、“土包子”成了航校的优等生

1938年3月初，选调的44名学员会合于新疆迪化，其中1人因病返回延安。

在全体学员会议上，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对大家说：“同志们受重托来学航空技术，都是我们未来人民空军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学习搞好。航空知识是很难学的，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要舍得吃苦，要下比平常人多十几倍的精力，学好航空，为将来的人民空军打下基础。”他又说：“经征得中央批准，这次我们参加学习的共43人，都是共产党员。全体人员分为两个班，飞行班25人，由吕黎平担任班长，学员有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惠、张毅、汪德祥、杨一德、方槐、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谢奇兴、王东汉、龚廷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机械班18人，由严振刚担任班长，学员有严振纲、朱烨、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涛、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任发、吴茂林、余志强。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由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开学了。

教室门开了，教官王膺琪高傲地走了进来，那身国民党藏青色的军服上，挂着少将军衔。冷冷的面孔，让人心寒。他双手按在讲台上，当他的目光落到我党派来的学员脸上时，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冷笑。

“今天我们学机械物理学，我们先复习一下初中学习的普通物理学的内容，我提几个简单的公理，请大家回答。”沉寂，无人回答。

王膺琪气得眼睛都变了颜色，他恨恨地把目光转向我党的学员。

一个、两个、三个……被叫起来的中共学员站成了一串。

王膺琪气得火冒三丈：“这堂课，无法给你们上了，你们花名册上都写的是初中、高中毕业，可你们连最简单的物理公式、公理都不懂，像你们这样的文化程度，还想进入航空界？”说完，一摔门，拿起讲义走了。

学员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教育长徐杰来给学员上课，讲了半天，学员们仍是木然，他暴怒了，指着学员的鼻子喊道：“给你们上课，简直是对牛弹琴！从明天起，你们都给我滚回去。”脆弱、腼腆的自尊心，被人狠狠地插上一把锋利的匕首。

大家的心在流血。

学员党支部连夜开会。

党支部成员在学员中谈心、鼓劲、加油。

“党中央、毛主席在注视着我们，人民空军的宏伟蓝图在等待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挑起，决不能给红军丢脸，决不能让他们看共产党人的笑话！”一封封决心书拥向党支部，吕黎平愁苦的脸露出了微笑。

夜深了，教室的灯光射向旷野。

节假日，草滩下卧着一群啃书本的人。

熄灯了，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仍在看书。

操场上，一群人举着飞机模型汗流浹背地演练。

一道道难题被攻下，一个个令人头痛的飞机构造原理被解开。学员们你拉着我，我推着你，一起跨进了这个航空殿堂的大门。

实际操作考试开始。

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缕缕黑烟、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的飞机说：“为什么冒黑烟？原因在哪里？”盛世才部队的学员嗫嚅着答不上来。我党学员杨一德果断回答：“这是发动机气缸被划伤引起的！”随后，杨一德手脚麻利地卸下气缸，果然如此。

一个鲜红的5分落到了学员成绩册上。

教官们惊愕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铺着红桌布的考场上，一道道事先拟好的考题，把学员们引到桌前。

众目睽睽下，盛世才部队的学员一个个汗流浹背颓丧地退出考场。

我党43名学员个个对答如流。

教官们目瞪口呆，苏联顾问伸出大拇指，直喊：“好！好！”此时，这些其实的汉子清瘦的双颊跌滚着苦涩的泪珠。

飞行班从4月8日开飞，先后飞过苏制乌—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埃尔—5型双翼侦察机、伊—15型双翼歼击机和伊—16型单翼歼击机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0个起落，300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

机械班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习锻炼，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到飞行班毕业时，已熟练地掌握了上述几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1939年初，迪化城外。

天山融化的雪水，在墨绿的山脚下汇成一条清澈的小溪，如碎银抛洒在大地上，波光粼粼，潺潺抖动。两排帐篷威风凛凛地遮掩在河边的桦树林中，几个手持长枪的身影，不停地在浓荫中闪动着，给这宁静的山谷、河流和树林，增加了一股神秘的威严。

这是西路军在迪化经过休整后，进行一次野营训练的营地。

这天，应新疆办事处代表陈潭秋的通知，吕黎平和严振刚火速赶到迪化城外野营训练营地。

当他们来到一顶帐篷前，一个魁梧而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周副主席！”两人惊诧地叫了起来，忙上前敬礼。

“周副主席特意来看望你们。”站在一旁的陈潭秋首先开了腔。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周恩来亲切地说：“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望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回去转达一下。”周恩来向二人和蔼地挥了挥手，招呼他们席地而坐，然后自己很随便地坐在了毛茸茸的草地上，详细地询问其他人在航空队的学习情况来。

当周副主席听到大家经过刻苦发奋学习后，每个人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并已经能操纵、维修两种型号的战斗机时，他兴奋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大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看着周副主席兴奋的神态，吕黎平、严振刚越发高兴。当汇报到来学航空的43名同志，都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时，周副主席连连点头称赞道：“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优点，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了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队就会有很高的战斗力。将来我们党建立空军时，应从八路军、新四军，从各地的游击队、从各解放区选调德才兼

优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把各方面、各地的优点都集中到空军里面去。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单独行动、单独作战，没有好的思想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战术，是胜任不了的。”在结束交谈时，周副主席关切地询问他们两人：“大家远离延安，一定有不少困难吧？”吕黎平大胆地提出一个问题：“能否请周副主席到苏联后，向斯大林反映一下，苏联给了国民党不少飞机去打日本，我们共产党打日本最坚决，他们也应该给我们一些飞机。这样，我们学成之后回延安，就能组建自己的空军。”周恩来笑着点头允诺了。

吕黎平、严振刚事后从陈潭秋那里得知，周副主席是因右小臂折断，在毛主席再三催促下，才途经迪化赴苏联治疗的。

1940年3月，周恩来的胳膊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迪化。在迪化停留期间，他又接见了吕黎平、朱烨等人，并十分婉转地告诉大家：由于“国共合作”，我们八路军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苏联他们不便于把飞机直接给我们，否则，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麻烦。

周副主席又勉励大家：“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二、风云突变，航空骨干落入图圈

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太差，体质明显下降。陈潭秋同志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决定从新疆历年来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伙食补助。这在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照顾。

尽管周恩来在迪化停留期间曾先后四次与盛世才做了坦诚的交谈，但事与愿违。

盛世才开始翻脸了。

大雪漫天飞舞的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盛世才掏出了一张庞大的索取飞机、大炮的清单，递给了正在攥着枣木烟斗沉思的斯大林，斯大林看过清单淡淡一笑，说了一句令盛世才吃惊的话：“飞机、大炮有，但要拿钱来买，不能像过去那样无偿地赠送了。”盛世才沮丧地走出了克里姆林宫。

1942年春，德国侵入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革命势力经受着严峻考验。

4月18日，毛主席收到了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文通报了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并让张元夫返疆向盛世才转达了双方谈判的条件。周恩来的电文特别提出：应将蒋、盛合谋反共迹象向党内迅速转达，以防不测。

盛世才在向蒋介石靠拢。

5月17日，任弼时致电新疆党代表陈潭秋，通报了蒋介石准备派3个师的兵力进驻新疆，并邀请盛世才去兰州与蒋介石见面。任弼时请陈潭秋注意蒋介石的阴谋。

蒋介石把手与刺刀同时伸向了盛世才。